

在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刘成基办公室里,没有看到想象中摆满“文物古董”的场景,普通的桌、椅、茶几、沙发、书柜,和其他常见的办公室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他娓娓说起文物鉴定,话语间却带着几分令普通百姓好奇的神秘感。

从1952年成立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到1977年的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再到1997年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成立,广东省的文物鉴定事业如今迈入第70个年头。过去一年,广东文物鉴定站业务人员平均每天需要鉴定近260件物品。

从商承祥、容庚先生,到宋良璧、苏庚春、彭如策先生,再到叶奇峰、单晓英、李遇春、谢海山、潘鸣皋等专家,一代代文物鉴定人的努力让广东文物鉴定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刘成基

练就火眼金睛 识破“专家级”文物造假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民众送鉴只有20%左右真品

羊城晚报:在一般人眼中广东并不算是文物大省,您是怎么看待广东文物的?

刘成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地下埋藏的文物多,能够称得上文物大省;广东相对而言,地下埋藏文物确实没有人家多,但是广东地下出土文物其实很有岭南特色。我们的水下文物在全国是比较多的,因为广东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所以古代沉船很多,像南海I号、南澳I号,水下考古丰富了我们的文物优势。

广东的可移动文物方面,如民间收藏、博物馆收藏,也是比

较丰富的。因为毗邻港澳地区,经济发达,爱好收藏的人也较多,文物拍卖比较活跃。此外,像外销画、广彩外销瓷、牙雕制品,以及岭南画派书画作品等具有岭南特色藏品也有不少。还有,广东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革命文物序列性强、种类丰富,也是一大特色。

羊城晚报:广东民间收藏在文物鉴定咨询方面的需求如何?

刘成基:近些年来,民间收藏文物鉴定需求空前旺盛,无论是祖传老物件还是合法交易所得古玩,公众收藏鉴赏的兴趣都大大提升,并且逐渐呈现全民

化、年轻化、个性化趋势。除了经济发达,爱好收藏的人也较多,古玩市场等文物交易渠道,众多线上文玩交易平台进一步降低门槛,很多都已不是考一般老百姓的眼力,而是考专家眼力,有时连专家都有点难辨认。甚至知道科技精密鉴定年代一般在瓶底取样,而这个底就是真的。这个时候又需要人的火眼金睛,而科技智能手段辅助。我们如果遇到一个高仿品,会觉得压力很大,要小心谨慎地面对挑战。

羊城晚报:文物鉴定人才培养难在哪里?现在文物鉴定人才是否满足需求?

刘成基:文物鉴定人才需要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周期更长、知识分支更细,所需储备的知识量更大。最重要的实务考试,要求在一个小时内辨别60件文物是真是伪,明确写出是什么器物,属于什么朝代,还要判定能不能出境,平均一分钟判断一件,准确率要过90%,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核定有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责任鉴定资质只有11人,需要承担全省鉴定业务,每人基本都需承担2-3项鉴定方向,在鉴定业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一直持续。所以我们重视站内鉴定人员的培养,站内也一直坚持“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新人入职的专业人员会被安排进具体业务科室之中,跟随前辈执行鉴定任务,在具体工作中接受指导。这种培养方式虽然传统,但颇为有效,可以让新人更快成长。

哪些古董可以买卖?

羊城晚报: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应该找哪些机构?

刘成基:市民如果希望鉴定自己手中物品的真伪,可以首先咨询国家指定的公益性鉴定机构,此类机构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不涉及利益关系,以我站为例,鉴定人员均经过国家考核,取得文物出境鉴定责任鉴定员资格证,鉴定经验丰富。而对于市场上各类盈利性文物鉴定机构,质量其实是良莠不齐的,我们谨慎建议市民朋友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选择知名度较高的一些合法经营机构,或可多咨询不同的机构,如遇自称鉴定后能帮藏家古董拍出高价,需要事先收取一定费用

的情况,则要马上警惕,避免落入“套路拍”陷阱。

羊城晚报:应该如何引导民间收藏文物合法进行?

刘成基:哪些古董可以买卖,一直是民间收藏者关心的话题。在合法收藏方面,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规定,我国境内地下、水下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要非法收藏出土、出水文物。大家倘若在野外或水域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收藏爱好者在文物市场上购买古玩时,也可以向转让或出卖者多问一句,了解清楚古玩的来源,避免陷入倒卖文物等风险中。

面对高仿“文物”如履薄冰

羊城晚报:在日常的文物鉴定工作中,如何提高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刘成基:结论准确是文物鉴定的生命线,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对于我们而言是重中之重,因此我们专门制定了各类鉴定工作的业务规程,并组织站内鉴定人员进行学习,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参与鉴定业务的专业人员,除了必须取得责任鉴定员资格证外,鉴定业务活动均由鉴定团队进行负责,根据所需鉴定的种类,每团队由至少两名本项目的责任鉴定员组成,总人数必须3人以上。另外针对不同的工作需求,我们还会邀请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以及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与鉴定活动,保证鉴定工作的专业性。因为文物鉴定不能有丝毫差错,不能把文物鉴定为现代工艺品,也不能把文物的级别定错了。

广东省文物鉴定中在传统眼学鉴定的基础上,已经前瞻性地主动引入科技检测手段,对传统鉴定手段进行科学数据的补充,构筑准确鉴定的保护网。截止今年3月底,我们已完成陶瓷器、玉石器和金属器等科技检测委托数百余件,为文物科技鉴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验。

羊城晚报:对高仿“文物”的鉴定难在哪里?

刘成基:文物造假水平是越来越高的,现在造假的人很多也是“专家级”,常年研究这一领域,人家也跑到故宫、国家博物馆去专门做研究。现在很多文物的科学研究参数也是公开的,通过数字化博物馆三维影像、全高清图等全面展示,造假分子也能仿

制出与文物尺寸、颜色、成分高度相似的赝品。比如陶瓷文物造假,很多都已不是考一般老百姓的眼力,而是考专家眼力,有时连专家都有点难辨认。甚至知道科技精密鉴定年代一般在瓶底取样,而这个底就是真的。这个时候又需要人的火眼金睛,而科技智能手段辅助。我们如果遇到一个高仿品,会觉得压力很大,要小心谨慎地面对挑战。

羊城晚报:文物鉴定人才培养难在哪里?现在文物鉴定人才是否满足需求?

刘成基:文物鉴定人才需要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周期更长、知识分支更细,所需储备的知识量更大。最重要的实务考试,要求在一个小时内辨别60件文物是真是伪,明确写出是什么器物,属于什么朝代,还要判定能不能出境,平均一分钟判断一件,准确率要过90%,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核定有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责任鉴定资质只有11人,需要承担全省鉴定业务,每人基本都需承担2-3项鉴定方向,在鉴定业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一直持续。所以我们重视站内鉴定人员的培养,站内也一直坚持“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新人入职的专业人员会被安排进具体业务科室之中,跟随前辈执行鉴定任务,在具体工作中接受指导。这种培养方式虽然传统,但颇为有效,可以让新人更快成长。

本专题图片由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提供

许倬云: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吴小攀

最近,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推出新书《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这是他90年人生思想的总结,也是他对这个时代现状及出路的总体性回应。

当下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近现代中西的“师生关系”是否到了转变的时候?今天的教育问题何在?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家中通过视频的方式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许倬云

中西“师生关系”到了改变的时候

羊城晚报:2022年您出版了新书《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可以讲讲“十日谈”的来历、背景吗?

许倬云:我想借“十日谈”这个题目,来讲一些对当前世界的看法,因为薄伽丘写作《十日谈》这本书,其背景是欧洲发生大瘟疫的时候,和当前全球蔓延瘟疫很像。

当年薄伽丘写作《十日谈》的时候,瘟疫蔓延了好几年。据大家事后判断,那次大瘟疫促使欧洲大改革的开始。因为生病导致死者很多,参与救治的医生很多,对于人的身体逐渐有了更多好奇心。再加上很多尸首可以解剖了,新增了人体解剖上的知识,这是生物学、生理学的开始——这两个就已经很能够造成大的冲击了。

再加上当时各国政府,在应对瘟疫这个问题上,有注意的,有不注意的,引发了很多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这一连串下来,就造成了近代革命的第一波——思想革命、科学革命。因此,欧洲发生了一次大的跃进。中古的欧洲还赶不上中古的中国,但那一跳跃,就跳跃到近代了。

中国历史上的瘟疫也不少,不止一两次。以前欧洲爆发黑死病的时候,传到中国死了很多人。据估计,欧洲死掉

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那种恐慌,比今天大多了。今天这个新冠病毒,因为好的卫生条件、好的预防——到现在,大概全世界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口有600万。

羊城晚报:就您多年来的观察和研究,现在的中西方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所形成的“师生关系”是否已经有了变化?

许倬云: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追随西方。我觉得中西之间的“师生关系”应该改变了,是改变的时候了。中国这几十年来,技术的进步,物质方面的进步,已经令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能够以这么多人,花如此大的力气和精神,完成这么一个大的工作——能够令几个亿的人脱贫,这是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人要自信,我们能做好科学研究、物质生产,我们做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最好的动车。台湾和大陆的工人、工程师结合在一起,在全球供应链上,可以生产出最好的产品。这给我们一个信念:我们可以做到世界第一流。

唐宋以后,中国就曾经是“世界工厂”——唐宋以前,实际上西方买不起中国产品。我有科学界、工程界的朋友,大陆、台湾都有第一流的人才。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一样有第一流的人才。

在群体里做个体

羊城晚报:当下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大致来说,东西方教育各自的优劣及其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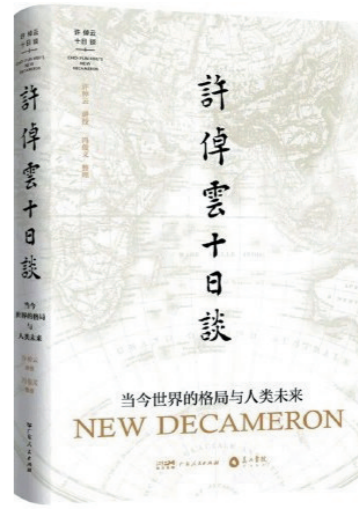
许倬云:我常常鼓吹,要让“大区”变成“小区”,将“生活圈”当做教育的环境。在生活之中学习,在生活中体会——体会的不是书本的知识,体会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才真实,体会分工分工,有权利有义务,大家才活得有意义,才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贡献。这个“活的教育”,比教科书上懂得高深的教论、懂得唯心学派重要得多。

这种教育方式,有没有潜力呢?美国过去没有那么多大学,英、法、德、美四个国家的一般教育,都由教会组织主办。教会教给他们品行、德性、责任、情感。“德”“智”两个理论,“德”这部分的教育,全是教会做的。教会教育人们参加生活实践,去帮助别人、服务社会。

我一直主张:人要体会到,人跟人是群体。中国的教育,就是教育人在群体里面做个体。个体有责任带好群体,个体有责任维持自己的尊严,但是也要维持自己和群体的关系。

羊城晚报:中国文化传统有故乡,“叶落归根”的观念,您觉得哪里是您的故乡?有没有想过回归故乡?

许倬云:我具体的根在中国。现在病成这样,也回不去了。但我的坟地在中国已经做好了。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不是哪个点、任何面,是一个文化体,那是我的中国。那个中国里有孔子,有孟子,有董仲舒,有司马迁,有苏东坡,有杜甫,有辛弃疾,有杨万里,有范正公,有黄山谷,有王阳明,有顾亭林,等等。那个中国里有经书、诗词、戏曲、建筑,有人性,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回到那里去。



“祖上传的”就可随意出境?

粤港澳大湾区与丝绸之路。

羊城晚报:在文物出境方面,民众容易误入哪些“雷”区?

刘成基:现在有不少人会去境外拍卖、购买一些文物回国,这要避开踩到“雷”。比如境外对待文物可能只是“商品货物”的概念,对其合法性审查,并不如我国严谨。有拍卖流程、买卖合同就能流通,但这些文物要通关入境时,上述资料并不完全证实整个流通来源的合法性,有可能是非法流出国境的文物。国外购买的文物,入境也要申报,缴纳关税。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民间收藏文物鉴定现场

物保护法》规定,国有文物、非国有文物中的珍贵文物和国家规定禁止出境的其他文物,不得出境。其他文物出境也应当经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允许,才能向海关申报,从指定的口岸出境。不要以为说一句“这是祖上传的”,文物就可以随意出境。

历史学家陈寅恪深知旧诗的真义,创为“以诗证史”的妙法

古伟中兄不愧为诗词好手。记得五年前他第一本诗集《岁月拾韵》才出版,我也曾写过几个诗助兴。匆匆数年,他的第二本诗集《霜叶集》又来到我的案前。

翻开展读,才至第五首《南国红棉》,忽然一个念头跳将出来:古代章回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等,凡状奇景写山川描人物述故事,往往附之以诗,曰“有诗为证”,如何如何;大有单以散文状物写人不能作数,必待一首好诗或好词出来作旁证,山河之美人物之雄才算落到了实处,办成铁案。正如岭南春日红棉花开,年年如此,可惜天地无言,即便红云挂满枝头,也只是花自开叶自落,无待诗人如古伟中兄这般,用生花妙笔,装点成诗,与历代无数的红棉诗一道,传颂神州大地的岭南岭北。那些从未亲证岭南春日这道独特风景的人读了诗句,方才明白“迟日花城花事连,红棉百丈欲擎天”乃是不易的事实。辞与物匹配得天衣无缝,于

是诗就成了山川景物和人间红尘的铁证。而这正是中国诗学可贵的传统之一:诗是存在的证明。

或以为古代章回上面那些“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的话,不过是小说家的方便法门,实在不必再费周章。其实不然,寻常话里有不寻常的意思。诗与词是语言的运用,但却从“以文为证”的说法。“以文为证”不能形成一命而,而“有诗为证”已经成为诗论的命题,这显示了诗与词的差别,其中的微妙值得仔细思量。

鄙见以为文无定法而有成文的诗文作法不同是形成这个差别的根本原因。苏轼自述作文的一段话广为人们熟知:“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苏轼的话讲出了为文的真谛。作文要随物赋形,所以文无定法;然而写诗却有成规。分行字数句数押韵平

诗可以证

□林岗

仄是成规,比兴寄托又是另一种成规。无成规则不成诗。作诗如作文的最后结果是见有文。

文无定法则难以捉摸,全凭自家在实处暗中摸索,就像一位自说东明日说西的“证人”,虽然手头也有些许证据,如若让其帮忙,两肋插刀,无奈言辞闪烁,靠不住,派不上用场。诗则不同,规规矩矩,如人着装整齐,端庄有礼,看上去就坚实可信,可靠得多,更兼诗句朗朗上口,辩才无碍,用来做人间万物存在的“证人”,是恰如其身份才华的不二之选。所以在中国文明的用诗传统里,喜庆有诗,嗟怨也有诗;登第有诗,落第还乡也有诗;饮酒有诗,赏景更有诗;孤独有诗,应酬还是少不了诗。总之,人间万事万物、万人万景,无不可点缀以诗。所以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如同雁过留声,雁就是那景那人那历史,在我们的眼前倏忽而过。但它的长鸣却划破天空,诗就是雁过长空留下的鸣声。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陈寅恪



霜叶集